

大\型\新\诗\丛\刊

田野
XINGHE
2014年【夏季卷】

星河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田野
XINGHE
2014年【夏季卷】

星河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 / 骆寒超, 黄纪云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星河)

ISBN 978-7-02-010500-7

I. ①田…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诗学—中国—文集

IV. ①I227 ②I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7776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菡 菑

责任印制: 洛 依

责任校对: 阮 芳

封面题签: 楼森华

美术编辑: 戴小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5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 1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0500-7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2014【夏季卷】

星河浮雕

玉上烟的诗	(1)
蒋志武的诗	(6)
文 君的诗	(10)
沈彩初的诗	(13)
管 一的诗	(17)
楚 衣的诗	(20)
阿 未的诗	(23)
鲁 橹的诗	(26)
龙小龙的诗	(29)
霜扣儿的诗	(32)
楼森华的诗	(36)
野 川的诗	(40)
李继宗的诗	(42)
王 琰的诗	(45)
瘦 水的诗	(48)
陈蕊英的诗	(51)
空也静的诗	(54)

星河组曲

自然书(组诗)	鲁绪刚(58)
我的心是一段悲伤的时光(组诗)	海 烟(60)
风吹马急(组诗)	三色堇(62)
水煮时间(组诗)	蔡承涨(64)
生命或时光的碎片(组诗)	罗瑜平(66)
润湿之春(组诗)	晓 川(68)
十六的月亮(组诗)	西 晖(71)
在梦与醒之间(组诗)	谢克强(73)
行者(组诗)	李 冰(76)
闪烁(组诗)	陈洪金(78)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执行主编

骆 苡

责任编辑

菡 菡

星河浮雕

主持人 周小波

星河组曲

主持人 怀 尘

繁星满天

主持人 袁丹丹

枯萎(组诗)	夏 杰(80)
花魅如斯(组诗)	李长空(82)
黑在黑的里面(组诗)	张晓英(84)
在清醒与沉醉间(组诗)	融 雪(86)
被一声蛙鸣击中(组诗)	饶君萍(88)
光影(组诗)	雪 儿(90)
夏天的微笑(组诗)	朵 拉(92)
写给远方朋友的一封信(组诗)	何山川(94)
暮色中,羊群赶着我回家(组诗)	樊德林(96)
诗与生命(组诗)	董迎春(98)
城市笔记(组诗)	夏文成(100)
去西藏(组诗)	邹 定(102)

繁星满天

未来(外二首)	金 洋(104)
依然有风(外三首)	翠 儿(105)
村庄向晚(外四首)	冯小兰(106)
搬一盆花儿上楼(外三首)	刘健鹰(108)
一张椅子(外二首)	向 晚(109)
深夜,一个人的布达拉(外二首)	陈跃军(110)
洞穿(外二首)	李王强(111)
草原之梦	清心如云(112)
与深夜一起窒息(外一首)	赵行林(114)
寒冬(外一首)	袁凤强(115)
她们(外一首)	陈才锋(115)
卑微的欲望(外一首)	刘 勇(116)
河流(外一首)	孙玉平(117)
黄昏插曲(外一首)	远 岛(118)
水边书(外二首)	费 城(119)
山坡下的草原(外三首)	妥清德(120)
黄昏(外二首)	刘忠伟(121)
人到中年(外三首)	张桂林(122)
行走(外一首)	周文波(123)
秋风疾(外一首)	梅树林(124)
想起炊烟(外一首)	陈海金(125)
低处的母亲(外一首)	梁登寿(126)
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外二首)	幽 兰(127)

星河源流

歌者与大地女神 岑 琦(128)

星系互映

克莱尔诗选粹 飞 白 译(136)

伟大的自然诗人 飞 白(142)

弗罗斯特诗选译 林 荫 译(146)

理论与批评

新诗的诗行节奏结构论 许 霆(149)

“扭断语法的脖子” 陈仲义(168)

论台湾乡愁诗人的三重乡愁 龚 刚(177)

张烨论 骆寒超(182)

历史档案

银河撷星录(四) 子 张(214)

围绕王老九写作《想起毛主席》有关的一些史实新探
..... 吴心海(224)

编 后 (232)

玉上烟的诗

我并没有想写海一样的男人

每次见到海，感觉都是不同的

这意味着

我对海的爱不断增加

最先爱上的是海的浩瀚，海的气息和
潮起潮落之间的从容

现在，我又爱上了海的骨头以及
波涛深处闪烁的渔火

很多次我透过海，发现生活的锈迹

生活就如

一条搁浅的大鱼，眼神空空

写着写着，我就写到了海一样的男人

海一样的胸襟，海一样的钢与柔

写着写着，海面就摇晃起来

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写海一样的男人

可我总是忘不掉那暗夜里的风声

一只小海螺的触须，因他，微微颤抖

巴山夜雨

我想过给你一个惊喜

没有邮差也没有遗落的鸟羽

某一个早晨啊，你一开门

就看见我拎着皮箱

你看呆了

先惊讶后惊喜

你这个私藏火枪的男人

也不怕弄皱我的真丝连衣裙

我们在楼道里

不说爱也不说喜欢

什么也不说。窗外的橙子树上

有昨夜的雨水掉下来

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喝你剩下的酒，写你剩下的半句诗：

巴山多雾

秋水涨满我的眼睛

苜蓿

你戴着佛罗伦萨的宽边草帽，金发的保拉

在他为你写下那首安魂曲的第101年

我看见你了

你是否爱过那个一生孤独的诗人

百合花画室

你们谈论美，死亡，永恒

谈论巴赫，托尔斯泰

可是他终究错过了你

“我的每一块骨头，像一把锯在拉我”^①

保拉，我没有金发，没有百合花

但我有诗歌
有和你们一样的话题
有长满苜蓿的院子
有和他一样孤独的他

注：①引自里尔克《给一位朋友的安魂曲》。

致乔治·桑

乔治，一晚上我都在读你的书
如果你还活着，我多想让你写写我的一生
后半生，请你预设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牧羊的姑娘
写写我的眼睛，黑发，马靴、皮帽
写写我爱和爱我的人

乔治，我将对你说出我的旧梦，绯闻，浮生
说出我一生不能说出来的秘密，孤独
和他的名字

请求你把我的后半生写成《玛泰娅》
那样的结局
让我的幸福，在你的小说里
如愿以偿

相 信

是这样的，那片藏在林子里的叶子
我始终没有找到。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就像下午的天气是阴的，可风是好的
雨是好的，那一串鸟鸣是真实的

我仍会心存疑虑，就像刚刚喝下的这杯啤酒
它居然是甜的，或者这杯啤酒
“就是组成理论的那种东西”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愿意相信，一只鸟儿就能衔来整个海洋

雨霖铃

日子没有隐喻，今天
整条街都铺满了花。我怀疑
阴影是花朵带来的

整条街的人
不过是和清风相谈甚欢的人
不过是心死的人
忘记爱恨情仇，远遁他乡的人
不过是声色犬马的人
不过是那些落单的
心里埋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孤独
互生爱慕之情的人

清明了，满目都是淋湿的花朵
有的在开放
有的滚落在尘土里
寂寥的山野，多么黑，多么白

这些藏身泥土里的
君子，坏人，市井小民，形同隐士
不争执，不狭路，不贪求，不劳苦
依山傍水，心平气和
生活留有每个人的容身之处

鼠曲草

翠绿、香软的青团
又摆放在街头
清明要来了。田野里
不起眼的鼠曲草，因为青团
也被人想起
这个时节，会有很多人从远处赶来
带走她，使用她好闻的清香
风吹草低啊
鼠曲草的小花又小又黄
在三月花满枝的江南

她静静地躺在路边和山坡上
不避风，不避雨，也不占据
谁的心

蝙蝠

它们倒挂在屋檐上，用后肢的尖爪
钩住屋檐的细缝
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丑陋而神秘
它们穿着黑礼服
白天修行，傍晚群集各处
它们无限热爱黑暗的国度。于半空中
翻飞，转弯，穿梭，急刹车
仿佛是从艺术家的琴弦上逃出来的音符
准确地说，更像一个幽灵
而我只好奇蝙蝠的飞翔部分。然而
就在刚才，我看见两只先后撞到树上的蝙蝠
一头栽倒在地。面对看不见的暴力
死亡的姿态极其凶猛。弱视
使它们突然遭遇生命的灾难。可见
并不是天空有多辽阔，飞行就有多辽阔
它们赖以存活的技艺，其实暗藏危机
七月十八日晚，我看见大群的蝙蝠
在狭长的河边，小心翼翼地飞着
这些会起飞的小兽，从没发出过半点声音
即便是，死亡的降临

南方三月

一遍遍走过
陌生的街巷。今年的春天来得那么犹豫
走走停停。南方的胸口，只是
微微地起伏
我在等待，除了等待
我没有任何杂念
我能做的就是江边慢慢走
再慢慢回头

一条江流入另一条江
再也回不到原地。江水向东，不回头，不
拍岸，不疾不徐
岸边，一些柳叶模仿我
安于坠落，随波逐流，没有烦恼也没有欢喜

三月的南方
动不动就流下又凉又咸的泪珠。在江边
柳上不见黄鹂，一只单脚站立的白鹭
也不是上青天的一只
她收敛翅膀，像一团雪，在昏黄中
发出静静的光

月亮谁也不照的晚上，整个南方安静下来了
细雨霏霏，细雨霏霏
正合我心意
我有三千里的辽阔，流水翻山越岭
火车从远方开来

日暮时分

秋风从阳台上翻进来，收起晾晒的旧衬衫。
这是深秋的傍晚，落日加深了凉意。

水还没有烧好。天很快就黑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最后的光线。

昏暗，接到一个人去世的消息。
子夜，他向死亡交出了自己。
他一下子就死掉了。
死得很经典。死亡也有仁慈的时候。

我掐灭烟头。想起两匹马：
它们在洼地里孤独地奔跑。
跑着，跑着，道路就一头栽倒。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旧物件。
一切都有理由沉寂，包括湿漉漉的语言：

“别离开我。”

你的话语像灯下我肿胀的阴影。

“别离开我……”

你试图吐出时间这致命的果核。

又一阵冷风。

我没有动。

晃动的，是走廊上那件空荡荡的衬衫。

灰色的一天

你们围着我

竭力安抚着我。一个平时不太理我的人

把我的手放在她柔软的手心里

我哭得如此厉害

我想事情还可以再灰暗一点。这样我流泪

也可以更充分一些

说真的，此刻，我需要你们的怜悯

啊，我真不知羞愧

一个想家的人，一个受到伤害的人

竟然不顾尊严和羞耻

整整一天，孩子般，翻江倒海……

仿佛遇到了久违的亲人。仿佛要倾尽

一生的委屈。其实你们不知道

在空荡荡的人世，你们的安慰，彻底毁了我

我甚至想，就这样永远被你们环绕。或者

抱着谁，孤独地睡去……

台风过后

翻滚的一切，都安静下来了。青草倒伏

到处是折断的树枝，四散的落叶，水洼和烂泥

台风带走了很多东西。夏日的花园

含混着闷热和涣散的气味

小虫子在潮湿的草丛里若隐若现

我把手里的面包揉碎——

“生存是唯一的信仰”

从一次具体的台风开始

我区分出生活和生存有什么不同

作为彻底的厌世者

生活已被我提前几十年过完了。至于生存
一切都简单得像我脚边的小虫子：

世界和它无关

方向和它无关

桥塌、树断、地陷……生存之外

一切和它都无关

在冷漠的完美中，它倚靠着自己的黑暗

抵御了一次又一次飓风

孩子

“有什么了不起！”

你像即将裂开的栗子

眼睛里冒火

声音里冒火

你拽开自己的房门

“嘭”地关上

你躺下

用被子蒙住头

“你走——”

我拿走了你的“苹果”

游戏机和郭敬明的小说

离别了半年

我刚从异地回来

像获得假释的囚犯

我喊你，镇静地

我喊你，柔软地

我喊你，悲伤地

向你的不快乐道歉

向与你的对立道歉

向你缺失的一切道歉

你背对着我

整整三个晚上

我收拾行李

我在你的房间左三圈，右三圈

你的零食我买好了

你的衣袜我放好了

你的房间我又打扫了一遍
你的那些被我没收掉的，我又整齐地
摆放在你的床头

你一直坐在沙发上
没看我一眼
你在看自己的手指
你已不再像小狗那样跟着我
你的指甲已经被你咬得光秃秃的
你的衣服有些皱了
你的腿又长长了
你脸上的痘痘又多了几个
你的头发也该修剪了

我推开门
外面的雨正下着
你犹豫着抬起头来
你听见了汽车催促的声音
你的眼神躲躲闪闪
你突然站起来
把包递给我
把胳膊紧紧递给我的脖子
把“对不起”和哭声递到我的耳朵
把你这颗镇痛药
先于我
快递到我千里之外的没有声音的
出租屋里

吐”字研究

几天前陪客户喝酒，几瓶白的红的
游戏规则和酒桌上的微妙是：
既要拿稳尺子
又不能让客户扫兴。原则有了
但酒，有时需要一点量
我还是吐了
我把咽下的酒精，蛋白，脂肪连同骨子里的
郁闷、不快，统统吐个干净
吐之后，他们还在喝，没有我

他们也继续喝
我腰身无力像被抽取了筋骨
想起女儿小时候造的句子：
“春天来了，树木吐翠”
吐（三声）比吐（四声）好
扬眉吐气，百花吐艳，吐故纳新
吐露真相，想到这个词
我不免有些悲伤，事实上，每个人命运里
都有把你逼到悬崖上的风
有的人一生都不吐露一个字
江湖凶险，知之为不知
良心受到了谴责
也只能暗地里抱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了
某人不听忠告
为落井的某人打抱不平
在古代，他的舌头会被割掉
在现代，再给他两根舌头也没有用
这年头，蜘蛛结网，乌鸦做法
刀客的刀，也没了半点杀气
也有人，喜欢口吐狂言
似乎整个江山美人都是他的。还有的人
嘴巴也喜欢吐
他正正领带，咳嗽几声，指鹿为马
一个人跟随不行，不能忽略一群人的力量
至于那些说话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玩的是斗心术
而我，一个小女子
说多说少又有什么用？陈小三说了：
“子在川上
子在川上波光荡漾
哗哗的流水像一尾又一尾鱼
一把又一把刀
一块又一块破布”
我淡定，我也迷茫，更多时候失去了性别
我担心失业，担心物价
担心爱情在我手中滑落
聚也苦，散也苦啊
所以我不倾吐
我忍，我忍忍忍，忍不住就吐了

蒋志武的诗

等待凋谢

我在等待时光的毒牙
咬坏我的身体

让傲慢的骨头染上风寒
让绵绵无期的生活像一只螃蟹
爬行，吞噬自己的细胞

我宛如一朵花，在花期里释放自己
春去秋来的人生，足够养肥瘦小的纸片
无序，我无时无刻提醒自己
细小地站立，规矩地行走
用心地去接受复杂的一切

没什么比自然凋谢更完美
无法让一场莫名的哭泣停止抽动
我们都压着一座沉默的火山
我们在时光的缺憾中
等待隐藏的火焰将自己烧个透明
不留下尘世的灰尘

故乡的爱，是一种深刻的预谋

洁白的棉花，纯净的吻
薄如蝉翼的远行
离不开故乡温暖的棉被
和新鲜的泥土

穿梭于城市的街头小巷

汗水打湿了肉体，停下来的时间
除了整理我松掉的鞋带之外
还有扣紧城市的钮扣
剪去城市疯长的指甲

有爱的故乡是成长
有爱鼓舞的远方是征程
白天，我忘却故乡
深夜，我又将故乡重重地拾起
那些漫山遍野的狗尾巴草
是多么的难忘，它们坚强，隐忍，延伸
这些难道是故乡存放在
我脑海的面积和宏图吗？

如果相信命运，那就必须相信
生而如此，我们就得静下心来
留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学会使用
父亲的犁铧与母亲的镰刀
开山、培育、创新，体会故乡深刻的爱
而这种爱是预谋的，无法逾越的

一只鸟的幻想

在城市，我所见到的鸟儿
一般栖身于公园里
它们懂得风暴，懂得与人为乐
因为高楼和坏天气
它们在城市里活得更加细腻
方向更加谨慎

夜晚，鸟儿在城市里压低光芒
它掠过粗壮的高压线和楼顶
经过城市的胸腔，驶入深夜
而翅膀下喧嚣的人群
在不夜城里狂欢，有人被诱骗
有人被毒死

暴风雨的晚上，鸟儿会藏于哪里？
消失的鸟音，让我学会了沉重
因此，在喧闹的城市人流当中
我不敢去触碰过暗的醒者
怕他们过早醒来
扰乱一只鸟的幻想和城市的秩序

生命向右行驶

离开故乡要坐很远的火车
火车头一路穿山洞，过山坡
在一些小站停留
等待一辆火车的远去

我一直坐在火车的窗边
看退后的风景，看路边的人走路
深夜，一路漆黑，树影婆娑，铁轨作响
有些人被火车带往时光的深处
我睡不着
猜想火车的下一步是向左还是右

到站了，火车从右边下客
我又回到这座奋斗过的城市
只是我从故乡火车站的右边上车
又从异乡火车站的右边下车
这难道是人生的定数？

于是，我明白
我的人生一直向右行驶
不论在故乡，还是异乡

卸下菊花

身体之舟承载身体之影
暮秋，病重之人卸下菊花
昨天的歌舞成为今天的分娩之词
火鸟，请一并带走隐疾
和三次跌落

信仰覆盖天门
明日，我的手将再次掠夺
失控的颈椎和烟雾中的隐晦
什么都不重要，唯有雨水返青
或者重新哭过一次
让树木端坐于我的年龄
沿着逝去的时光徒步走过
沧桑埋入泥土

学会挣扎，在炫目的时代
笔直站成自己，所有的跌倒
只会让自己更强大，那片降下来的云彩
覆盖了河滩，也滋养了万物
最后也将自己放逐
菊花归隐于泥土

子夜，硬币的两面

子夜，风声鹤唳，寒冷的鸟
有温暖的呼吸
再见昨天的人，将背负冬天
热血上的蚂蚁是天真的
鲜艳的血也是天真的

子夜，硬币的两面
如生命的两种选择，在我的生命中
多余的红尘，胭脂得不到伸展
九月的灵感足够养肥一只迷失的羊
十月，正好是一首诗歌的结尾

不惧怕硬币的正反面，这光
承受花瓣的恩典
我们要断裂，接受先锋
即使抱怀恨之心
也要坐到天亮，看东升的曙光
和我屋前的那棵树
一起沉降

深夜的身体

终于安静下来的楼房、街道
停止下来的汽车引擎声
和带血的咳嗽
深夜，月亮在浅蓝色的夜空里
缓缓移动，风不再吸引夜行人
灯光照着自己

床板上，安静的身体
是属于深夜的身体，深度的静止
夜与身体悄悄结盟
灵魂在房间踱步，时间坍塌
铁丝上的衣服在高楼舞蹈
屋顶飞过神秘的猫

深夜，怀抱安静的身体
将自己置于尘世之外，为此我鞠躬
不能熟睡太久，剩下的黑夜不多
冰冷的铁丝将越绷越紧
明天的身体已悬在异乡的
高空之中

梦见蝴蝶

短暂，进入异世界的最佳途径
消逝，属于个体的熄灭。深夜
梦见蝴蝶，散碎的尾翼飘零花间
这些颤动的精灵，那么易碎
又多么柔美

针尖与麦芒如此相似，又毁于相对
我握着尘世土，飘散的远远不够肥沃
深入之根扎紧了故乡，也逃遁于现实
在春天里，蝴蝶你替花朵
讲出秘密，也代替了春光

没有谁能接近你
轻巧的骨头化作神的翅膀
在你尚未消逝之前，我不想更多接触
失眠，余光，沙尘
以及对一只蝴蝶的简单埋葬

钟声

迈过这条沟需要五秒
数到第五声，钟声已经结束
这是命运
谁也躲不过时光的劫数

沉默的表面是那么光滑
坐地打磨，以时光的流逝为诵经
多少群山的挺拔，多少海面的扩张
这钟声在我的体内是多么嘹亮

谁能说出这黎明的火焰来自哪里
骚动的暗流抵不过滔滔而去的生命
我相信，今天刚过的钟声里
怒吼已压得很低很低

大早醒来

大早醒来，城市的窗还没有打开
春天已过去一大半
而万物重新有了味道
街边花园的草在堆积，花在怒放
城市的铁仍沾有金钱的体臭
和古怪的油漆味

昨晚，行窃的人将鞋子遗失在现场

他们是城市比喻的强盗，可恶
趁人之危，爬窗而入
和那些在红木椅子上关着门
暗中交谈、操控的人一样具有危害性

尘世还是这尘世，比之前更冷
我这个大早醒来的人
急着穿上尘世的鞋子
寻找城市的弱点
和回家的路径

风声在说

这不是最后的盛宴
穷人的口袋里装有粮食和水
牙齿里装有风和风口
他们将创造未来

在故乡，我没有真实倾听过
一场风的来龙去脉
在我年少的时候，它们太轻盈
在我离家的时候，它们太遥远
只有父亲，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会悄悄调转屋顶和树木的方向
逃过灾难

我们呼吸，体内的风声将被抽出
有死亡和爱情的影子来到城市
谁也无法悄悄带走我的女神
如果死亡还在继续，如果广场还
没有行人

十年前，我定义风的声音来自山谷
十年后，我定义风的声音来自禅境
风声说：“给我一个屏障
堵上那些逃窜的影子，这些官宦
他们都是带着腥味的野兽
我要吹散他们，他们在人间作恶太久！”

不敢凋谢

夏季过去了，炽热的阳光变得小巧
烤焦的瓦片开始复活
一瞬间经历那么多的热爱，华丽
激情、汗水、膨胀，苦闷
以及小房间里的热风扇
夏季像时间的发酵体
混杂，并且膨胀许多人性的东西

我不想成为一个莫名其妙
被夏季养殖人性的人
在经历过夏季的高温之后
对秋天抱有绝对的幻想
除了收获果实以外，还想埋下干枯的树枝
供冬天取暖

隐藏体内的暗香，安抚我的体温
要在倒下去的地方仍然持续地爱着
那么明天的太阳也会早起
在四季的轮回里，我不敢凋谢过一次
毕竟，我们曾经忘却的
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统统会重新来过

文君的诗

江湖

一管箫，奏响在巴尔虎草原上
那个佩剑的男子
穿越时空而来，惊飞的云雀
煽乱一池白云

铺天盖地的雨，淹没了最后的蹄声
一河之隔，战鼓对垒
一辈又一辈的父子兄弟，赤臂
呐喊里，部落的姓氏找不到安居的土地

总是月黑风高，总是腥风四起
土地，牛羊，还有女人
隔河相望，分不开的血脉啊
承袭千年的重任，谁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红与黑

那个红衣的女子，曾是草原最后的女神
在春天时节，铺设彩虹
踏过去，那是人间的天堂，没有旌旗摇动
没有年幼的兄弟痛苦呻吟

法螺一次又一次响起
翻不过阿该巴图山，翻不过一次次日落黄昏
红衣女子放飞的白鸽，再也不需翻越
黑山头。甘珠尔钟声悠扬

当所有的纷争成为记忆
曾经鲜红的嫁衣
随一声声螺号，渗入泥土，渗入草场
呼伦贝尔日渐强盛

刀

你终究是草原最后的酋长
那些轮回里的故事
遥远而又陌生
守候这片草场，是你命定的职责

举起来吧，你的女人，将在你的臂弯里安睡
天多宽，地就有多大，家
就是一柄圆月弯刀
那些流浪的脚步，起于刀柄，止于刀尖

锋利如斯，刺破凝固的季节，多少光阴流失
不曾锈蚀的锋芒依旧守护
毡包外牛羊交配，毡包里孩子欢笑
足下的土地，毫发无损

试剑

只是，远处时常有野狼出没
嚎叫的声音如狂风刮过，一浪又一浪
摇曳的烛火似灭未灭，月黑风高里
响马贼已躬身潜入

剑，嘶鸣于夜幕，拔剑而起
穿过夜色，英名早随了祖父的姓氏
奔驰，草原即刻颤抖
而热血和着烈酒，光芒四射

当阳光普洒在巴尔虎草原上
你执剑而立的姿势，仿如
成吉思汗的眼神，正悄然穿过
梦中的莫尔格勒

问天

再一次抵达金帐汗，游走多年的家
旋即袒露炽热的情怀
逐水而居的日子，在风吹草低的牧场
随四季更替

多原始的游牧方式啊
来自于自然，归于自然
偌大的江山，不过是铁蹄下一记响亮的鼓点
弓箭下，家园辽阔得无边无际

而我多希望固守一座毡包，依偎在
梦中的额尔古纳河畔
喝酒、骑马、牧羊；爱着蓝天
和梦中的王子

北斗

一再北望，那些留存在身后的岁月
在马头琴忧伤的曲调里
流淌。醉入炊烟
就醉入母亲温暖的怀抱
当四散的号角再度吹响
回家，向着北方
归心似箭啊
毡房里早温好了马奶琼浆

法螺一波又一波奏响
面向祭坛，点燃篝火，神正用隐秘的语言传诵
北斗下的草场，灵魂的故乡
埋下骨殖，朝着额尔古纳河的方向

归人

千年的奔波，疲惫于逐鹿场外
囊括天下奇珍，又怎及
手中这一柄圆月弯刀，逐外侵，护安宁
小小的毡房啊，就是人间天堂

风云就此结束，马放河岸
洗尽所有的苦难，那个远离你的女人
不再是难愈的伤口。你的血液里
早糅合了世间的大爱，那里有鲜卑、满汉
以至蒙古

这就卸下半生的戎马戎装，卸下
争雄里的血腥与狂热
江山一退再退，固守纯粹的血统
就是固守梦中的家园

独坐荒凉的山岗

荒凉已经覆盖，太多的人拥挤不堪
西行，唯一的通道堵塞
坐骑慌乱
被遗弃的姓氏，正沿途打听父亲的名讳

攀援，鱼脊般光洁的山梁
琴声幽怨
而我满是风霜的脸，已将岁月隐含
还有谁能够走出空旷、寂寞
走出辽阔、深远

这一步的距离啊
用一生的时间，站成了一棵草，一声呼唤
世界早已荒凉，只剩下最后一只羊羔